



升起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曙光

——探寻辽沈战役里的红色记忆



2月2日拍摄的辽沈战役烈士纪念塔上的英烈铜像。■新华社发

在辽宁锦州市区西北，有一座公铁立交桥——士英桥，桥边的路基上就是著名的梁士英炸地堡遗址。

“辽沈战役时，部队打到锦州城西北角，一座地堡始终没有拿下。爷爷主动冲到地堡下，把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地堡里。他刚要转身，敌人就把这个爆破筒从地堡里推了出来，这个时候爷爷就用自己的身体把地堡枪眼给堵住，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1948年，东北境内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孤立的地区内，只有北宁线作为同关内联系的通道。歼灭在东北的敌军，就能获得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1948年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电令东北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辽沈战役。

一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在辽沈大地打响。

1948年10月14日11时，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部所在城西北的牤牛屯村发出了总攻命令。经过一番激战，除锦州城东第八纵队外，各主攻部队全线突破。

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一幅

主题为“决战决胜”的大型浮雕，让人深刻感受到这场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在锦州城外围作战中，配水池战斗最为惨烈。战斗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弹孔诉说着当年激烈的战斗场面。

这里原是日伪时期建设的一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供水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与附近的据点形成了锦北外围的防御体系。

“担任攻打配水池任务的是第3纵队7师20团1营，他们提出‘攻配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的响亮口号。1948年10月12日8时，1营发起冲击，激战到傍晚5时，一个营最后能战斗的只剩下6个人。”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主任刘军讲述。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众多学者看来，包括辽沈战役在内的解放战争的最终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孟月明说。

“战场上，人民军队指挥员‘跟我上’与国民党军督战队‘给我上’形成鲜明的对比。”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在战场之外，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自1945年在东北组建，屡屡以弱胜强不断壮大，从最初的13万人，到辽沈战役开始前，拥有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这与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

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说，“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

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特别是锦州之战的胜利，为新中国成立迎来曙光。”刘晓光说。

70多年风云变幻。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百姓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辽沈战役期间，西柏坡和牤牛屯两个小村庄间往来电报近百封，牤牛屯这个小村庄见证了辽沈战役胜利的全过程。”刘晓光说。

硝烟散去，如今的牤牛屯村已经成为锦州有名的红色精神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牤牛屯村的面貌日新月异。村里的道路全部建成了柏油路，路边的数百盏路灯照亮了家家户户，自来水入户100%，每家都建成了冲水厕所。

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前线；和平年代，军民鱼水情更深。

锦州市地藏寺满族乡十年九旱，土地贫瘠，是辽宁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2018年以来，锦州军分区协调24个团级以上驻军单位与当地政府协同攻坚，实现了整乡脱贫。

地藏寺满族乡杨树沟村村民高柱民双目失明多年，老伴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老两口仅靠低保维持生活。

锦州军分区得知情况后，马上协调当地驻军和政府，通过低保、残疾补助、建档立卡户分红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如今高柱民老两口每年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

“像我们这样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每月不仅有分红拿，生大病了村里的集体经济还能给些补助，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高柱民说。

“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军队跟老百姓之间鱼水情是天然的。我们要把这个好的传统传承下去，共同创造锦州美好的未来。”锦州市委书记王德佳说。

（新华社沈阳2月23日电）

隐秘而光荣

——探寻西南联大地下党往事



这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内景（2月9日摄）。■新华社发

说起西南联合大学，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里大师云集、群星闪耀，在极度艰苦简陋的环境中，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高等学府，同样为中国革命孕育了珍贵“火种”。

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既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又要隐秘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一所学校党员曾占云南三分之一

走进位于昆明市中心一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落在校园深处。留存于旧址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西南联大原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等遗迹，无不诉说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办学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不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比如，北大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建立支部的单位。”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

西迁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重新开始建立党组织。”吴宝璋说，1938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大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在考入西南联大后，与其他3位党员共同成立联大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自此之后，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西南联大党员人数最多的1940年，全校共有党员83人。

“当时云南全省仅有247名党员，西南联大就占了三分之一。”吴宝璋说。

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联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在开展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她是党员

据统计，在西南联大习过的地下党员共有20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西南联大学生熊向晖，1937年在长沙便受党派遣从事地下工作，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重要情报，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党组织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最终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一二·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之一、西南联大学生潘琰，直到她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

山海携手迎春来

——来自闽宁镇的脱贫答卷



••脱贫攻坚答卷••

随着电视剧《山海情》热播，宁夏

闽宁镇

走进全国观众视野。感人剧情

的背

后

，是20多年来宁夏干部群众和

福建援宁群体携手在荒滩上艰苦创

业、开拓家园的不懈奋斗。春节期间，

记者走访闽宁镇，移民们谈起近些年

的生活变迁，他们借剧中的台词感叹道：“未来真的来了！”

“山汉”翻身了

今年春节，刚退休的福宁村老支书谢兴昌比往年还忙，他天天在闽宁

镇

史馆给游客义务讲解，“都是看了

电视剧来的，我自豪得很，讲多少遍都愿意！”

谢兴昌是《山海情》中马得福的原型之一，20多年前他还在西海固山沟里饱受贫困折磨。1996年，福建和宁夏确立对口帮扶关系，次年两省区共建的闽宁村奠基成立，谢兴昌是首批搬迁户。

当年闽宁村还是片荒滩，他们从

平地盖房起家，搬来的第一个除夕，没

有电，谢兴昌一家7口在土坯房里，点着蜡烛吃洋芋面。“把孩子哄睡着，我和老伴儿坐在荒滩上数不远处驶过的火车，想起白天孩子闹着要吃糖，我没钱，难得过直想流泪。”

从深山跑出来的西海固人对美好

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不能遇到困难

就退回去”。第二天，他和妻子打起精

神，筛土整地，准备开春种枸杞。不久

后通了黄河水，种玉米、种葡萄，连年

丰收回馈了庄稼人，吸引了更多人扎

根。

经过一代代移民“拓荒”，起初只

有8000多人的闽宁村已变为6.6

万人安居乐业的闽宁镇。如今走村串巷，村民家中沙发、冰箱、液晶电视等成为“标配”，不少人家门口还停着小轿车。

今年除夕，谢兴昌一家儿孙团聚

格外热闹，他做了一大桌菜，还给孙子

买了许多糖，“来闽宁镇简直像做了一场梦，我们山里汉翻身了。”

海风继续吹

和谢兴昌一样忙碌的还有一朵朵小蘑菇。年前双孢菇订单就满了，现在11间菇房都采摘一空。”宁闽合发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龙说。

这座现代化的双孢菇栽培工厂，由福建和宁夏2018年共同出资建成，通过智能化控温栽培等技术，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出菇，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木兰村村民马勇这几日忙着清理菇床料堆，准备育新菇。他和妻子都在工厂打工，两人工资相加每月有8000

多元。“以前一直在外地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也能照顾孩子了。”

一朵小蘑菇更见证了持续20多年的“山海情”。1998年，来自福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带着技术团队，手把手教闽宁村村民种双孢菇，这是移民接触到的第一个产业。

如今，蘑菇产业升级，葡萄种植、光伏产业、肉牛养殖等产业多点开花，曾经一无所有的戈壁滩生机勃勃，全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500元跃升到去年底的1.49万元，增长了29倍。

“闽宁协作”仍在薪火相传。第一批福建援宁干部李辉钦在闽宁镇挂职副镇长，他开通抖音账号，经常在田间地头、工厂牛棚里直播，一口“塑料”普通话很受欢迎。去年工作到期，他主动申请延期1年，因为“心有不甘，许多工作才刚刚开始”。

《山海情》中白校长带孩子们参加合唱比赛，他们因口音把“春天在哪里”唱成了“冲天在哪里”，但这未经训练的稚嫩歌声却迸发出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打动了许多人，那正是西海固人掐不灭的精气神。

闽宁镇的春天，真的来了。

（新华社银川2月23日电）

老一辈移民挣脱了贫困，新一代移民正成长为振兴闽宁镇的澎湃力量。

园艺村32岁的沙金龙已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他研发的“北客黄油”在短短2年内，占据了宁夏烘焙油脂市场不小份额。

“冲天”在这里

这座现代化的双孢菇栽培工厂，由福建和宁夏2018年共同出资建成，通过智能化控温栽培等技术，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出菇，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木兰村村民马勇这几日忙着清理菇床料堆，准备育新菇。他和妻子都在工厂打工，两人工资相加每月有8000

多元。“以前一直在外地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也能照顾孩子了。”

一朵小蘑菇更见证了持续20多年的“山海情”。1998年，来自福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带着技术团队，手把手教闽宁村村民种双孢菇，这是移民接触到的第一个产业。

如今，蘑菇产业升级，葡萄种植、光伏产业、肉牛养殖等产业多点开花，曾经一无所有的戈壁滩生机勃勃，全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500元跃升到去年底的1.49万元，增长了29倍。

《山海情》中白校长带孩子们参加合唱比赛，他们因口音把“春天在哪里”唱成了“冲天在哪里”，但这未经训练的稚嫩歌声却迸发出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打动了许多人，那正是西海固人掐不灭的精气神。

闽宁镇的春天，真的来了。

（新华社银川2月23日电）



2019年9月3日拍摄的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新区新貌。■新华社发